

回耶談判

埃及國的京城開羅向來有個談道會。近來這會添有兩個新會員。一個名叫傅哈參。起先是爾撒教（即基督教亦名耶教）的信徒。後來改入回教。一個名叫麥多馬。起先是回教徒。後來改入基督教。這兩個人都是很有學問。他們改教的緣故。自然各人有各人的高尚思想。可不用疑心他有什麼勢利主義。麥氏初入基督教的時。疑心很大。好像古時的使徒多馬。所以他也襲用了多馬的名字。

有一天。談道會會長請傅麥二人到會。討論彼此所信仰的道。二人都應召到會。這時候到會的人各就座靜聽。主席立起來說。今天晚上的聚會。是專門討論回教的真主、和基督教的上帝、不同之處。究竟在那裏。盼望在座諸君暢發議論的時候。不要因爲言語的誤會而起爭執。凡有所提議的人。不要仗着自己的辯才。專求口舌上的優勝。因爲辯論教理。總不免各有成見。請各位竭力擯除這種惡習慣。那末。纔合了本會的宗旨哩。依據鄙人所自信的和我國的風俗。照例不能設兩個教在一

處做禱告的。但是因爲提議這個大問題。也顧不得這些了。請諸君平心靜氣。先做默禱。然後再發言。

默禱完了。傅氏立起來說。據我看來。回教最合乎天下人心的。就在他說真主的理。了澈明白。比耶教和別教的談上帝繁雜而不純正。叫人不容易明白。實在差得遠了。回教的道理。就是愚夫愚婦。也能懂得。他的教旨。極爲簡單。就是說。『除真主以外。再沒有別的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差使和至聖。』

如果澈底考究回教的神道。盡心竭力的研究一下。便覺得沒有一樣不是合乎天然的秩序。有條有理。極順人情。人人可以懂得。這樣的理學。沒有人能彀批評他。但是耶教。却同他相反。並且不能彀用哲學來分析他。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私言。

回教的神理。諸君久已明白。用不着我再細細的陳說。現在姑且把眼前最要緊的幾種大道理。提出來。大家討論一番。一定可以證明他沒有缺點。可以指摘。並且叫耶教的朋友。可以趁這個好機會。表明他們所相信的道理。

宇宙是因果互乘組織成功的。追究到太初。必定有一個元始的因。我們雖然不能靠追究的功夫。曉得元始的因是個怎樣的。但是這個元始的因。一定是沒有限制的。如果有限制。就不能設超出眼前各種因的上面。勢必連自己也變做果了。那裏還能稱爲元始的因呢。所以曉得這個元始的因。是絕對沒有限制的。不被外事所動搖。超越時間空間之外。完全自足的。我們稱爲真主的。就是他。

麥氏說。可以不可以讓我問一句麼。這個元始的因。爲什麼稱他爲真主。真主這個名字。從那裏來的。還是憑空造出來的呢。還是依着理推究出來的。

傅氏說。都不是的。這個名稱。由於默示而知。暫且等到後來再說。眼前先須說明白。回教的神道是自然而顯著在世上的。也可以像算學那樣用推求法來決定的。但並不是說。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大着胆子用心思去決定他的。默示的功用有兩種。一從無形之中有一個印據在那裏。由此可以立定我心裏所推得的理。一叫本明白自己不能設靠思想推究得到的事情。像來世之類。

總而言之。推究的法子。也能設顯出這元始的因。就是真主祇有一個。他是全智。無所不知的。併且具有至理。又有無窮無盡的大權柄。所以他是無所不能的。這個理中間最神妙的一部分。假使用反詰的法子研究起來。更可以證明實在的是非。講到真主的德性。共有七個要素。上文已經提舉四個。就是真主惟一。他是全智。具有至理。有全權。這四個要素。也可以依着理推究出來。也可以由於默示叫人知道。還有三個要素。祇可由默示得着。不能專依理推究。便是真主派遣乃併貽或曰到世界上來立教。所默示的。就是真主能看、能聽、能說。如果有反對他的人。不念古爾阿尼經。指古蘭經不信穆罕默德。便沒有法子教他明白。就是說真主能看、能聽、能說。也不能算做背理。如果說。這話是錯的。豈有全知全能的真主。倒反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說話的道理嗎。按理更說不過去了。現在既有這個堅固確實的議論。可以無須多說。總說一句。我回教的道學。有這七個要素很夠了。好像一間房子。有七根大柱子支撐着。自然穩當極了。雖然古爾阿尼經裏的真主。有九十九個名字。都可以算

真主的要素。但是早已被這七個要素包括盡了。

至於說到來世的境界和今世敬神的規矩。都是從默示得來的。和本題所論的真主的德性沒有關係。回教的神道。這樣美善。可以說是完全無缺的道。還可以免掉一切太過分的弊害。不像耶教破壞真主獨一無二的原理。勉強分做幾位。還說創造的主也須受環境的限制。使他有各樣軟弱、不足、和不全的病。我回教裏何曾有這些差謬的說呢。我回教裏所稱的安拉乎。或稱真主是自主沒有限制的。不受人責問的。他的理他的權。都是不能抵抗的。是自己完全的。用不着世界。也用不着所造的人。人應當感讚他的名。除此以外。沒有旁的真主。有人能反對這個真理的。就請爽爽快快的批駁罷。依我的見解。凡聽見這個道理的。個個都心滿意足。沒有不歡迎的。

麥氏說。據你所發的議論。我承認為不錯的。已得十之八九。如果能設把批評基督教的觀念除掉。儘可以贊成你的議論。不用再等候審定了。

傅氏說。果然照你的說話。爲甚麼忽然棄掉了回教。走到那錯路上去呢。

麥氏說。你的說話。有幾處地方。我有些不服。就是說回教的神道是一個完全沒有缺點的道理。然而照我的意見看來。實在覺得有些不足。因爲照回教道理而論。似乎祇得半面。即便就真理一方面說。雖然已經完全明白。倘若專偏重在這方面。論得太過分了。那末在那一方面。一定要被排斥。果然這樣。豈不是大有不幸嗎。至於回教裏所尊重的。像榮光顯赫的道。我也很佩服的。并且能設識得上帝。叫他力量在當時的世界上流行。叫東西兩方面融會貫通。不至於彼此衝突。這一點。更是我所崇拜的。

傅氏說。承蒙稱讚。謝謝。

麥氏說。我都是真心說話。一點兒沒有虛假的。但是我的意見。還有兩條要緊的議論要申明一下。其一。如果把這一方面的真理說得這樣堅執。幾乎成了鐵板注脚。那末。勢必至於叫人流入所謂不知派中的地位。其二。查回教道理。說真主是完全超

出萬物之上的。又說。不免有一點降格相從的意思。倘若有人按着這個道理。用一番工夫。揣摩一下。細細的想一下。然後把他發明出來。表彰出來。那末勢必至於引人到基督教的地步。

座中有一個姓胡的。忽然立起來說。我們回教裏面。有毛、蘇、飛兩黨。曾經倡過這樣的議論。和麥君的議論一樣。但是我回教直到如今。不會受他的影響。

麥氏說。這却不可因為看不起這個人。把他的言語也看輕了。雖然毛、蘇一向被人家笑罵。屢次被理學家排斥。但是他在正道上。不見得一點兒沒有見地。就是蘇、飛黨。也何嘗不是這樣。我以為凡肯用心細想的人。斷乎不敢自作聰明。判定他所想的理完全不是的。回教裏面的人。往往不肯虛心領受人家要說的真理。先存着一個反對的意見。這不是自暴自棄麼。

座中還有一個姓印的。在一旁歎着氣說。好一個毛、蘇、飛、印。你所有的異端邪說。幾時能殺和盤託出。叫我完全能殺領略呢。因為我的見解。同你稍許有一點合

得擺的地方。曾被胡君稱我做毛佗黨的王子。

胡氏斜着了眼睛對姓印的看一眼。說。但願你不可更自己降級。降到王子以下的一位。

傅氏說。好朋友。你的議論。未免離開事實太遠了。我生平從來沒有聽見過。回教的神道。有自然引導世人到不知派。或引導世人到耶教的地位的。

胡氏說。這話也侮慢極了。

座中有個姓保魯的。大聲說。胡君。你是個光明磊落的人。應該稍許忍耐一點。請你自己問問自己。有沒有說過耶教引導世人到多神教或引導世人到回教。拿你所主張的議論。和麥君今天的說話比較起來。不曉得是那一個先說侮慢的說話。

胡氏笑着說。不錯。不錯。但是我所說的。是不錯的。麥氏所說的。是錯誤的。

麥氏說。好朋友。照你的說話。有些近於武斷。實在叫人不佩服。說破你的心事。無非喜歡糟蹋基督教。如果有人拿糟蹋基督教的話來糟蹋回教。你一定要掩住了你

的耳朵。不愛聽。像這樣的存心。未免違背公論罷。

胡氏說。是是。請你姑且把話講完了。

麥氏說。我要對大衆發表的議論。必先用功研究。藏在心裏四五年。等到完全解決之後。纔從口裏說出來。況且我的出回教。入基督教。不單是因爲哲學思想可以分析神道的緣故。實在另外還有特別的原因。

這時有人用輕薄的口氣說譏諷的話道。這自然無須說得。我早已知道必定有格外的原因了。

傅氏說。請不要說輕薄的話。褻瀆麥君。若說他不誠實。就和褻瀆了我一樣。這樣沒有價值的話。須快快收回。免得傷害友誼。

有人答應說。這話不錯。謹遵大教。

麥氏接上文說。我的意見。因爲基督教是屬於道德的。併且良心裏面。恍然受上帝的默示。叫我明白。所以我一心皈依了基督教。凡講到神道。必須先求補益我的德

性和靈性。然後纔求補益我的理性。這是一定的秩序。不可以顛倒紊亂的。所以要表明神道和德性有相連的地方。就曉得基督教是超然上乘的神道。正和超然上乘的德性互相聯絡的。互相維繫的。

主席說。傅君。這一次開會的宗旨。本來是要人家來批評自己的言論。現在既然有人批評。豈有不愛聽的道理呢。現在還要請麥君證明回教的神道爲什麼能引人到不知派的地位。

麥氏說。回教太偏執上帝超出萬物之上。所以說得太過分了。必定要把上帝放在最高的所在。以至於上帝和萬物隔斷。六合之內。沒有上帝的聖靈。倘使這句說話是的確的。又怎樣能想像上帝和宇宙有相聯貫親近的地方呢。

胡氏說。真主既不和宇宙相聯貫。也不和宇宙相隔離。

麥氏說。這種兩頭不着實的話。究竟怎樣解說呢。

胡氏說。我不曉得。

麥氏說。依你的說話。倘然只關乎空間的。那末說他是不聯之聯。不隔之隔。也還可以說得。因為神是神。空間是空間。兩不相涉的。但是我所說的話。是深得很的。不過眼前的問題。是上帝和宇宙。到底有沒有稍許相聯貫的地方。

胡氏說。相聯貫嗎。倘然有這事。必定生出界限。并且兩方面互相維繫了。所以決定真主的確不是和宇宙相聯貫的。

麥氏說。那末上帝和宇宙相親近的嗎。

胡氏說。必定相親近的。

麥氏說。有什麼憑據。說這句話。

胡氏說。譬如創造的對待所創造的物事。就是一個憑據。

麥氏說。是阿。果然照你的說話。那末足見上帝和宇宙必定相聯貫了。為什麼緣故呢。因為既然是互相親近。定必互相聯貫。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凡是兩種東西互相親近的。即使在人思想裏面同時想起的時候。也能發顯出相連的道理。不過

這樣東西和那樣東西相親近。必須有個對待的條件使他們連貫起來。

傅氏說。你說對待麼。照這樣講。必至於要認真主隨萬物而轉移了。

麥氏說。請一直對着這個問題解決一下。不要被理論和遺傳的道理束縛住了。以至於膽怯。所謂隨萬物而轉移那句話。將來我還要另外發一種議論把他分析一下。不過我先要曉得你們肯不肯承認造物者和受造的既然相親近便帶着一些些相聯貫的地方。

傅氏說。不對。不對。我斷不肯承認這一說。如果說受造的和造物的相聯貫。便是使真主受界限的束縛。我相信真主定必脫離這樣的界限的。

麥氏說。照這樣說起來。依你的議論。必定要叫世人歸到不知派去了。既不相信上帝和宇宙相聯貫。那末上帝和這有界限的世界中間隔了一條很闊的河道。也沒有橋梁可以渡過去。心之官主思。思可以貫澈上下。好像有橋梁的過渡。既然過渡。那末互相聯貫的道理。就在這裏面。可以使高高在上的主宰。和這有空間時間的

世界相接近。自然而然的有和上帝對待的方面。據你的理學。以為上帝是出於人類思想之外的。所以回教專講上帝超出萬物之上的道理。祇留下這幾個字母拚成的一個名詞。究竟是毫無實際的。

傅氏說。這樣的立論。簡直是顛倒是非。靠在口舌上爭勝了。

麥氏說。不是的。我所詰問的。都是理想中應有之義。不是愛和人爭辯。顯自己口才。圖一時的暢快。我還有一點意見說給你聽。按上面所說的第二條。就是回教自己。也不能守住他們所相信的上帝超乎萬物的理論。因為回教的古訓。已經和他相反背了。這個並非是我捏造的。古訓裏面。不是說過上帝曾經派遣諸聖或天使嗎。試問從那裏派來的。派到那裏去呢。

傅氏說。這不過是一句寓言而已。不過我們在言語上和理想上有這空間的界限。凡有初學神道的。都是這樣解說的。

麥氏說。是是。雖然這樣說。究竟古訓上的話。顯然有相聯貫的影響。倘然不是和空

間相連貫。必定另外有一個地方相連貫的。如果說來說去。總屬虛空。那末所謂寓言的。也不配稱做寓言。祇好算是無意識的妄語罷。

有一個姓夏的說。這話不錯。我古爾阿尼經和古遺傳書上。都常常記載真主和人互相問答的話。又說真主派天仙作爲一事。或者派世人作爲一事。或說真主自己有所作爲。不論什麼事情。都指明當時這樣那樣種種說話。豈不是也有時間的次序麼。就是常常說過去、現在、未來、三種時候。越發不免叫真主住在這有拘束有限制的世界裏面了。

哈氏說。好朋友阿。這不過是依着人的話說說罷了。究竟真主是自居於獨一無二的地位。他的生命是無始無終的。沒有什麼往古來今的時間上的分別的。

麥氏說。這話有理。但是上帝爲什麼是無始無終不分古今的呢。我們對於這種深奧的道理。是不能懂得。現在再討論一下。申明這個道理。一則。凡人默想上帝。必定要拿言語來表白的。倘若一用言語。就不免要把上帝放在有拘束的界限裏。二則。

就是說譬喻的話不應該當做事實。但是就在空話裏面去尋覓。也很可以顯出上帝和世人相聯絡的關係。有時竟有彼此合攏來做一件事。雖然說上帝的作爲。不必靠旁的力量。但是也不能說上帝和世界絕不相連。照這樣看來。那末上帝超出萬物之上的謬說。回教裏古時代有見識的人。早已暗暗的丟棄了。總而言之。硬執着這樣過於高深的道理來議論上帝。必定弄到空空洞洞。沒有一點實在。這樣就不是真有上帝了。他的流弊。必定流入不知派爲止。

辯論到這裏。主席因爲時候不早了。立起身來宣告說。請諸君暫停討論。沒有說完的議論。等到下次開會時候再說罷。

有一天。仍舊在談道會裏開會。麥氏第一個發言。說。前一次所討論的各種問題。我覺得沒有人能設真正回答我的意見。諸君爲什麼這樣的不願意開口。依我想起來。你們一定是在於兩難之間。倘使你們硬捏住偏於片面的道理。說上帝超出萬

物之上。是不可搖動的。那末，上帝簡直沒有一件事可以值得稱讚。就是回教的古爾阿尼經和諸聖人書。也都是無用之物。倘使自己承認超出萬物之上的說太過分了。那末，必定要把世人引導到基督教裏去了。

有一個人說。我希望真主不許世人有這種見解。

麥氏說。照我看起來。不至於這樣的互相衝突。

傅氏說。凡在神道裏面。做破壞的工作極容易。做建設的工作很困難。我們現在正在等候你經營耶教。要看你怎樣的揣度真主。預備跟在你後面。對付耶教。

麥氏說。我總能叫你如願以償。但是時候還沒有到。因為單是評論回教的工夫。仍舊沒有完結。現在我先證明回教裏的人。大家都把上帝看做空而又空的。有甚麼憑據我說這話呢。因為我曾經在許多回教徒中間聽他們所唱的歌。有幾句道。『爾何苦思。惟日孳孳。我有一言。明告爾知。徒勞心力。思之無益。至高真主。不居爾所推測。』查這歌詞的意思。還不是自己表明是個不知派的口氣嗎。就是他們所稱

爲上帝的。也祇剩了一位不認識的上帝。依着這趨向走到極端。竟會把天賦的靈性一概消滅。以至於心裏沒有主意。黑暗而且冷靜。所剩下的。祇有一個空空洞洞的上帝。不然。就拿你的想入非非的當做上帝了。

哈氏說。這種歌曲。不過是粗人隨口唱着玩的韻語罷了。豈可以當做要典呢。

密氏說。我是一個沒有學問的人。原不配跟着各位。討論這些問題。但是麥君所指摘的。很有道理。不能說他錯。這歌雖是一種韻語。却是回教裏千萬人的心聲。就拿我個人而論。已經好幾次被這種韻語弄糊塗了。有時候我正在一心向着真主。或者正在崇拜真主。忽然記起歌詞。叫我對着所要看見的真主。好像對着黑沈沈沒有底的深潭一般。

胡氏說。唉。何必引據這許多不相信神的廢話呢。我說祇須仍舊繼續討論上一回的議論就夠了。上一次傅君所提議的真主的性有七件要素。是我回教神道的正軌。所謂七件要素。就是惟一、全智、有至理、全權、能聽、能看、能說。這七樣事情。這是一

定不易的道理。曉得這道理。就識得真正有位分的真主。我既然有這樣明白的證據。又何必另外去找呢。

麥氏說。我不怕多說幾句話。再說一遍。倘你們還是一面捏住了上帝超出萬物之上的說。一面又說上帝有七要素。那是兩邊都沒有什麼相干的。反而要引導人脫離回教的地位。何況就是要拿這七要素來表明上帝真有的性。還覺得不完全呢。

傅氏說。這話怎樣說法。

麥氏說。這些問題。博大而精深。不是一時一刻就能彀解說明白的。祇好等到將來慢慢的再研究罷。現在應當先論上帝的七要素。但是我以為還有非常之重大的仁愛和聖潔兩件。是七要素裏面所沒有提起的。

胡氏說。回經裏的真主。有九十九個名稱。聖潔已經在這裏面了。

麥氏說。是的。但是不曉得聖潔兩個字。作何解釋。

胡氏說。斷不是當作人倫日用之間所稱為美善的意思。因為這種意思。不過依着

有空間時間關係的世界說法。

麥氏說。如果不是的。一定另外還有一個說法。請你說明一下。

胡氏說。我以為聖潔就是說真主的德性。高高在上。超出一切受造的。和可以破壞的之上。

麥氏說。唉。這話和前次所說上帝超出於萬物之上的理有什麼分別。現在你回答的話。無非略換掉幾個名詞。當做趨避的計策。

傅氏說。據我看來。七要素當中的一個「理」字。已經把「聖潔」包括在裏面。真主的理。斷定一樁事情是非。就是非。斷定一樁事情是是。就是是。倘若不是聖潔。他還能說這樣嗎。

胡氏說。論到仁愛一件事。我每逢聽到耶教的議論。常常教我覺着討厭。因為你所稱讚的仁愛。不外乎有情而已。你不曉得稍許帶着一點情字。就和軟弱癡戀的意思相同。那裏還能說完全美好呢。總而言之。真主的仁愛。祇是真主的恩典。那才

是的論呢。

麥氏說。什麼叫做恩典。上帝的七要素裏面。似乎沒有這個名目。

胡氏說。七要素裏。有一個「理」在那裏。真主的理。要賞賜恩典在人的身上。必定憐惜他。保護他。在人的眼睛裏看起來。就叫做愛。真主的理。要加罪在人的身上。那末以前的憐惜保護。一概收回。在人的眼睛裏看起來。就叫做怒。其實都是由理所主張的。

麥氏說。胡君的高論。早在我意料之中。按回教裏面。常常把上帝各種德性一齊歸到一理一權裏面。所以無論仁愛咧、恩典咧、聖潔咧、震怒咧。都不是由於活的上帝所表顯出來的。是一個死的理字做成功的。世人按步就班。不得不這樣。推而至於智慧。就是理的才能。權力。就是理的實行。能看、能聽、能說。也是理的外表。雖然宇宙這麼廣大。人心這麼靈巧。沒有一樣不是像一般機械的按理運行不息者。至於爲什麼緣故運行。朝什麼方向運行。祇有上帝能殼曉得。唉。這樣的理學。那裏能殼壓

倒唯物派呢。因爲兩方面都是把勢力看得極尊重的。當他是神。唯物派着重在自然的勢力。你的理學着重在上帝的權。名目雖然不同。意義都是一樣。照這樣看來。可以知道凡是偏重「上帝超出於萬物之上」的理的一般人。必定要弄到自相矛盾。發生許多的流弊。起初引導人到不知派。後來又引導人到唯物派。甚至於拿萬物當做神。併且以爲萬物都是空的。所有世界上的異端。樣樣完備。平心而論。回教的理學。豈能害人到這地步。結成這樣的惡果。豈非大錯嗎。

印氏說。你說叫世人拿萬物當做真主。請你說明一下。

麥氏說。你要我說明嗎。倘若硬說上帝是超出於萬物之上的。那末他所主張的理。就和創造萬物的觀念很不相符合。須知既然說上帝有七要素。七要素裏面有一個全智。請問自古以來。上帝所表現的全智在那裏呢。據世人的猜想。豈不是凡羈做智的。必定由自己推到別人。然後可以發見他的智嗎。由此類推。不單是上帝的全智這樣。就是那七要素。也應該用這樣的眼光來觀察的。查回教的觀念。往往以

爲上帝的作爲。必定朝着自己以外的事情施展的。試問從什麼地方證實他的全權。必須有事實。才可以表現出來。還有至理咧。能說咧。能看咧。能聽咧。都靠着—件事物一樣東西來表現的。如果徒然有了名目。沒有憑據。便是虛空的。沒有什麼意思了。所以上帝本來具有的永遠的七要素。必須靠着現象。才可以顯露出來。所謂現象。不外乎有界限的宇宙而已。

傅氏說。即使如你所說。七要素必須有所靠託。纔能表現出來。但是真主自己的實在基礎仍舊存在。也沒有什麼靠託的。

麥氏說。據我的見解。果然像你所說的。那末真個要弄到懷疑派裏去了。一則。依你所說的要素和作用。不是從古以來所有的。又和上帝分開的。這是和神道相反的。二則。因爲把基礎和他的要素分做兩截。不相聯絡。使他成爲虛空的。或者說上帝須依賴別人。才可以使他得生。你要使他的要素有實在憑據。那末須使他和有界限的有聯絡纔行。

胡氏說。不是這樣說的。實在是沒有什麼靠託。因為他本來不必創造萬物。仍舊是個真主。

麥氏說。果然這樣。怎麼能說斷定他是有權柄、有智慧、能聽、能看、能說的上帝呢。

胡氏說。真主自己曉得可以『有萬象』。那末他也有可以聽、可以看、可以說的『本有』了。

麥氏說。果然像這樣說法。真個成了一個混沌的生命了。但是仍舊不能免掉使人難懂的地方。你說上帝不靠託一個有實體的宇宙。祇叫他靠託一個思想中或者有的宇宙。那末他所靠託的。也是一個有界限的宇宙。

胡氏說。不是說這個。斷斷不像你所說的。我不承認上帝必定有意想中或者有的宇宙。

麥氏說。照這樣說法。那末凡有說上帝的要素的。都完全被你遮蔽在黑暗裏面。并且把上帝和宇宙相親近的意思退縮到不知的地位。不單是不可知。并且不可說。

甚至於不可思議了。

哈氏說。這話實在一點不錯。倘使真主從他獨一自主的地方出來行施造化的事情。依超出萬物之上的道理講起來。便不能自圓其說了。因為這裏面必定有變化的道理。就像不造化的變做造化的。併且有一個永久獨一自主自足的生命。和有界限的空間時間的宇宙相親近。必定弄到他自己也變做有界限了。總而言之。如果說真主是超出於萬物之上的。又說他行施造化的事情。兩種說法不能不互相衝突。我看得明白得很了。

印氏說。這種議論和古時波斯國回教裏所說「萬物是真主」的邪說一樣的。主張這種議論的。就是上文所說的蘇飛黨。那個黨雖說是屬於異端。但是他們好學深思。肯用苦功。却在回教歷史裏不可多見。我從前曾經研究那黨怎麼會生出這種奇怪的思想。才曉得他們覺得真主超出於萬物之上的道理。好像乾枯不會出青草的地不能生出東西來。所以他們又發生反對的思想來了。但是這個異端。吸引

力很大。我險些兒墜落在那雲霧裏。我是生在印度的。豈不是因爲我國向來本有這樣的見解。所以不知不覺的合於我的心理嗎。但是我對於那黨的說法。還有不滿。就是因爲他們明明曉得。却故意和超出萬物之上的道理相反對。所以成了這個反比例。究竟是不走正路。趨於極端。我生平很想得着一種道理。能彀合乎兩個極端。融合起來。組成一個真理。

麥氏說。我相信基督道和這層意思却是很相符合的。專等候你來尋找。

印氏說。我如果能設心裏了然。必定看你的榜樣。改奉耶教。

麥氏說。我必定要把我所相信的真理。說得明明白白。叫大衆都懂得這個意思。不過現在你還沒有弄清楚蘇飛黨的道理是怎樣的。超出萬物之上的舊說。爲什麼是沒有生氣。而且往往使世人要趨到反對的地位去。

印氏說。據蘇飛黨裏的理想家說。既然說真主和世界各種東西是相隔絕的。又以爲世界上各種東西都是實在有的。照這樣看來。好像除掉獨一無二的一個以外。

另外還有一個。除掉獨真的以外。另外還有一個真的。就是真主之外另外還有一個真主。足見得依着超出萬物的道理。必至於生出這種邪道。引導世人到多神教裏去了。誰能設有好方法挽回人心呢。或者說。凡有宇宙的現象。都是空的。如同海市蜃樓。轉眼成空。還引用教中的信條。所謂除真主以外。沒別的東西。甚至於下一個注脚說。除真主之外沒有了。所有世界、靈魂、萬物。都是些虛空的泡影。將來都要消滅到無影無踪的。他的結局。仍舊歸到真主那裏。像影子歸到形體。水點歸到海裏一樣。所謂如夢幻。如泡影。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些說話。都是從這種見解生出來的。唉。世上的人如以爲萬般都是空的。那末就害人不淺了。這是什麼緣故。就因爲他們把獨一無二真正的真主抹煞了。倘然反過來立論。又以爲真主之外另外還有一個生命主。那末不信真主派要興起來了。多神教也要出來了。

胡氏說。好奇怪啊。那裏來的這些夢話。

印氏說。這却並非創造出來的新議論。倘若依着道理推測起來。超出乎萬物之上。

這一句話的流弊。一定會弄到這個地步。因為把萬物的現象和真主的專一並立在一起。自然是這樣的。如果不是這樣。便不承認萬物的現象是實有的了。

麥氏說。蘇飛黨把萬物當做神的這一句話。到底有怎樣危險的地方。你還沒有說出來。請你仔細說一下。

印氏說。蘇飛黨既然不承認萬物的現象是真有的。自然不承認善和惡有分別了。簡直是替那些壞人開了一條大路。併且硬把世人和真主當做沒有分別的。勢必至於令人驕傲自大。或者令人手舞足蹈。好像喫醉發狂。隨便趁自己欲性。找尋樂趣。不曉得世界上有什麼叫做羞恥的事。我們國裏頭曾經有一種和尚。常抱這樣的宗旨。每每被人家看不起。連他們所奉的教道也看不起。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傅氏說。我聽了你的話。幾乎弄得我神昏顛倒。好像掉在海底裏。不曉得怎樣才好。我所以要使真主超出萬物之表。安置在九天之上的緣故。就恐怕他一次和萬物的現象相連接。便把他的體格降低了。那裏曉得升得太高。倒反教萬物的現象變

做自主。那樣真主不能設獨尊了。如果把萬物的現象認爲完全是虛空的。那樣連真主都同在虛空的地位。以爲真主就是我們的幻想。這樣說來說去。沒有一句是靠得住的。唉。我的心裏糊塗得很。誰能設來救我出這個迷魂陣呢。

麥氏很溫柔的說。謝謝上帝。祇有我主耶穌基督能救你。我們每逢走到無路可走的時候。就自以爲絕望。站住了脚。不肯再走。那裏知道是走錯了路。心慌過度。並不是無路可走。我們能設有這樣的見解。那末每逢走錯道路。就應該回轉頭來。另外找一條正路。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專爲這些迷路的人說法。

傅氏說。我的錯路在那裏呢。

這時候麥氏明明白白的告訴大衆說。諸君硬主張上帝超出萬物之上和上帝專一的說法。過分誇大。一味固執。難怪要弊端百出了。可是這一說也並非完全錯誤。可惜祇看見真理的片面。實在不是真理的全體。我敢老實說。我所相信的基督道。

是真理上的另外一方面。尤其和真理的全體最相接近的。倘能彀把這兩方面合攏做一起。自然就可以教我們的全部的良知良能認識真理的實體。我爲了這個緣故。所以不怕人家背地裏譏誚。皈依基督的門下。辯論到這裏。散會。

下一回開會。仍舊在談道會。麥氏剛正要提議另外一方面的真理。忽然會友之中有一個名叫花美的。立起來說。你忘記了一件極大的要緊事情嗎。

麥氏說。什麼事情。請你告訴我。

花氏說。我們自從開辯論會以來。所討論的。不外乎哲學的理想。對於世人的生平日用倫常。似乎沒有關係。但是你說神道和人的德行上有感力的。又說。個人所信仰的神理。實在和他的德行作爲和高尙的觀念。有密切關係。像影子和形體一般。不可分開的。這是什麼緣故呢。

麥氏說。這是一定的道理。

花氏說。不過你沒有詳詳細細把這個道理分析一下。併且也沒有提起回教的神道怎樣和道德相連的地方。

麥氏說。你發生這個問題。我很感謝你。因為這一層意思。我藏在心裏很長久。一向得不着機會把他說出來。譬如有一個人。在這國度裏。忽然皈依基督教。明明曉得一定要受着許多磨折。然而他仍舊百折不回。向前走去。你們以為這個人所相信的道。不過像學幾何、代數之類。學會了。未見得榮耀。不學。也沒有什麼恥辱。對於道德上沒有什麼關係嗎。你們不曉得我自從起頭到如今。守住了這個善道。一點兒不改變心思。這全是被基督的道德力所驅使。所以能毅到這個地步。

胡氏說。回教的道德。已經周遍全世界。豈可以小看呢。

麥氏說。凡有道德。不管他從那裏發生出來。我一概都敬重的。但是查回教的道德。裏面却有三個缺點。

胡氏說。缺點在那裏。請你指點一下。

麥氏說。我按着次序。仔仔細細講給你們聽。上帝超出於萬物之上的道理。我們已經暢論過了。又每見回教中人。常常把上帝放在責任之外。凡所謂七要素。像至理、權力、矜憐、報應等等。都用一個『權』字來包括盡了。把所有上帝的要素德性都當作他的理權之真顯。把諸要素一概置之不理。所以弄到回教的道德有三個缺點。第一件。回教裏的人沒有自動發明的力量。看歷史上記載的事實和閱歷上的經驗。就是極大的證據。

傅氏說。這是胡說。既能穀叫人想到冥冥中真主在那裏主使一切。那末除此以外。還有誰能穀這樣的勉勵人呢。我們回教裏的人。沒有一個沒有這思想的。

麥氏說。是啊。是啊。這種思想。或者在特別的時間。特別的空間。偶然發現。不是常常存在心裏的。依着道理推論起來。若把人所做的事。完全歸給全能而超出萬物之上的上帝。那樣定必使人頹喪委頓。毫無神氣了。因為如果萬事萬物全靠上帝。

安排。有一定不易的道理。就是要想靠人力來挽回。也無濟於事。那樣。人人祇好束手待斃了。我曾經看見回教裏已經做母親的婦人。看着有許多傳染眼病的蒼蠅停在他手裏所抱的孩子的眼眶裏。他竟會得隨他傳布毒質。不去驅逐他。他的心裏。相信萬事都是上帝所定。不可以違背的。回教裏的執政者。眼看着國庫空虛。民生凋弊。腐敗得不得了。還是不肯想法子挽救一下。也因為他們心裏相信自有上帝的至理、法權、在那裏做主的緣故。倘若沒有這些迷信。那末他們一定肯出力去做。挽救國勢了。但是我仔細考察。覺得回教裏面並沒有什麼叫人能毅自立和發達的力量。回教裏的人。以為上帝默示的事情。已經過去。美滿的光陰。已經經過。不是人力可以改良。所以這樣的情願自暴自棄。現在奉回教的國度的政治。非用西方的學術來改革。斷沒有進步的一天。他的原因在那裏。祇要略為一想。就明白了。

傅氏說。照歷史上所記載的。似乎和你的議論完全相反。我穆罕默德聖人。和當日

護法的聖君賢臣。這麼一下子。便天下大定。國基堅固。百姓和睦。誰還比得上他。麥氏說。有點兒像的。但是這是一時的狂熱。全靠神力做這樣驚天動地的事情。停了沒有幾時。氣燄消滅。仍舊無聲無臭。那些人好像槁木死灰。一點兒沒有振作的精神。還說是運命如此。是沒法子的。從此一迷。就再也不會醒了。

胡氏說。你不應該拿這些事情來指摘回教。你曉得我回教國裏有巴格達，開羅，哥多花。這許多有名的地方。是引導全世界文明學問的根據地嗎。

麥氏說。這話果然不錯。可惜他的文明是偏於一部分而不全的。併且不能耐久。查攷他的文明諸學說。並非都由回教的正道發生出來的。併且還有和回教的正道反背的。總而言之。無論在政治上。或者在學問上。都不見得有什麼定力。不過他能穀世世代代傳下來。一天興旺一天。竟成了今日的定質罷了。

花氏說。聽你的一番議論。說得很有理。查攷我回教國裏。自從第十五世紀以來。所有社會的情形。財政的內容。科學的見地。大有一落千丈之勢。又查考耶教各國。在

這些文化上。步步前進。直到現在。彼此互相比較。就可以曉得他的原因了。唉。回教真個要長睡不醒了麼。

麥氏說。這沒有別的原因。就是我所說的。基督教叫人一想到上帝。就能毅着着進步。回教叫人一想到上帝。就萎靡不振。四肢麻木。像傀儡一般。辯論到這裏。散會。

下一次開會。律氏說。凡叛逆回教的。應該得着惡報應。照我教的古爾阿尼經上所載的。刑罰很重呢。

麥氏說。奇哉。回教古爾阿尼經拿報仇的道理來教訓人。我基督教的教訓說。凡有和你做仇敵的。你應該愛他。凡有陷害你的。你應該替他禱告。

律氏說。這樣的道理。盡是些虛幻的妄想。在實際上斷乎做不到的。因爲人類的本性。總是喜歡報仇的。倘若教裏的要義有這種虛幻的思想。簡直和明明白白告訴

世人說我們的教是詐僞的一樣了。回教的道理。坐而言的。可以起而行的。合乎人的本性。所以是個真宗教。麥君所引證的經。不曉得果真有此說法沒有。如果是有。祇可以當他是無稽之談。沒有價值的。

麥氏說。基督耶穌。不但拿這些話教訓人。當他活在世上的時候。他已經首先自己實行過了。所以我倘然受了人家的欺侮。我總是學耶穌的行爲。替欺侮我的人禱告。併且相信爲了基督的名受辱。是我的榮耀。

印氏說。我曾經得着一本書。裏面有一節說。在某處地方。有兩等人用兩種話禱告。我背給你們聽聽。請你們評判一下。一個是耶教徒在爾撒受難日代回教祈禱說。『慈悲的上帝。求主可憐那些屬回教的人。除掉他們無知妄作、頑固自是、和看輕主道的積弊。引他們到羊欄裏。叫他們可以和真以色列人同得着救恩。成爲一羣一牧。就是我主耶穌基督。』還有一個。回教每逢禮拜五。代耶教祈禱說。『真主。願主叫他們的婦人都做了寡婦。叫他們的孩子都做了孤兒。奪他們的物產。賞給我

回教人。

麥氏說。兩教相反的新禱文。諸君已經聽見了。這種新禱文。暫時擱起。等待衆人去討論。不過本會的問題。是專討論仁愛一端。眼前所說的。都不是這題目裏的正文。如今要再提起前說了。承蒙諸君的雅意。要我表明回教的神道和德行怎樣相連的地方。前不久。我已經指出。回教裏的話。第一個缺點。就是說上帝超出於萬物之上的原理。簡直叫人沒有自己發奮的能力。現在要說他的第二個缺點。就是回教的道理。不把世人包涵在仁愛裏面。不講究犧牲舍己。這個缺點的來源。也是從「認上帝爲專志專權」一超出萬物之上」的舊說發生出來的。那末。自然不能有上帝犧牲舍己的仁愛了。其中的流弊。雖分兩種。實在是同出一源的。

律氏說。你所說的長篇大論。我都不以爲然。祇有你所說的回教道理不講究犧牲的一句話。我很以爲然。因爲眞主是永遠不犧牲自己的。不然。就變做有界限的弱質了。

麥氏說。道德力和物質力。兩者全然不同。相去很遠。物質力的顯露。動物有的。機器也有的。總是有時候要窮的。祇有道德力。是不可以相提並論的。如果有人說上帝有無限制的物質力。便是胡說。至於屬於道德一方面的。却又當別論。

律氏說。你是不是要叫真主和人類做伴侶。

麥氏回答律氏說。不是這樣說的。我要叫人類提高品格。可以配得上對越上帝。

律氏說。你太看輕回教了。竟敢公然說回教裏面不說真主有愛性。你不曉得古爾阿尼經裏常常說真主愛相信他的人嗎。

麥氏說。經裏面有這種意思的地方。很少很少。就是偶然有一兩處顯露出來。也是和基督教福音書裏所說的愛是兩樣的。因為福音書說上帝是愛。兼指他的體而言。不單是指他的用而言。但是古爾阿尼經所說的愛。祇就上帝施恩惠一方面立論。照這樣看起來。那末施和不施。隨上帝的意思。無所不可。仍舊是屬於專志專權的了。

胡氏說。這話確然無疑。我今天却巧在回教通用的教科書裏看見這種說法。律氏說。回教自己稱做以實拉目。譯出來。便是自己貢獻而順從的意思。你豈可以說回教裏沒有自己犧牲的理呢。況且聖賢做真正的犧牲。誰能殺及得上他們。當日共事的幾位聖賢和回教裏面的猛將。爲了神道。拋棄生命。他們的犧牲。還有誰比他們更大呢。這種犧牲的事實。不是說說空話的人能殺辦得到的。麥氏說。穆罕默德起初立教的時候。爲了真理而戰鬥。喫盡多少苦痛。我很贊成他。但是他爲什麼不常常這樣呢。推測他的心理。似乎說。喫苦的時期。自然有個限制。過了期限。喫苦的人反能殺叫人家喫苦。這有什麼證據。曉得他有這樣的心理。你們祇要看他立教之後。根基已經安定。服從他的人多。他就趁此機會改變老章程。另外定一種兇的法子對待敵人。這豈可以和基督的道相提並論呢。基督的教訓說。受人家欺侮的人。自然有個制勝的法子。便是有恆心忍耐着。到頭來一定會得勝的。永遠不用明槍暗箭、窮兇極惡、絕滅人道的手段。

律氏說。我仍舊沒有看見這兩種有什麼分別。

印氏說。我却看得極清楚。

律氏恨恨的說。我回教裏的人。常常有犧牲生命的。還不是爲了真主的真理。甘心送命嗎。

麥氏說。在起初立教的時候。曾經有這樣的人。我已經說過了。除此以外。又在什麼時候出過這樣的人呢。

律氏說。請查一查宗教戰爭史就有了。

麥氏說。你的意思。是不是指流敵人的血麼。這樣豈能算做自己犧牲呢。眼前的問題。是專門辨明仁愛的實際。是指爲別人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你竟忘記了麼。

律氏說。也未嘗不流自己的血。就是有時候流敵人的血。也可以說。因爲愛那些不信教的人。要他們回轉頭來。皈依正教起見。所以這樣辦。須要曉得凡建立這種功業。總不免要傷害生命。這是一定的道理。

麥氏說。足下的見解。何以這樣新鮮。叫人聽了要笑插肚子了。你的議論。毫無實據。簡直是笑話。查歷史上記載的種種戰事。斷非因爲愛那些不相信教的人。以至於開火。大都由於回教裏的人想錯了念頭。以爲上帝的命令。叫他們打仗。而且許多人的心理。都希望世界上的錢財貨物做賞賜的東西。還有些軍長。在誓師的一天。勉勵手下的兵士說。『如果有人死在戰場上。將來他在天上永流河旁邊。看見有許多的美女。成羣結隊。等候他挑選。一個人可以得着許多妻子。倘若有人臨陣退縮。不能殺敵人的。他將來死後。必定受極重的刑罰。把他摔在永遠不滅的火裏。』這些話都載在歷史上。可以對證的。

夏氏說。律君的話。滑稽得很。從古以來。回教裏的人。對待不信教的人。除掉攻擊之外。祇有不睬不理的一法。何曾有一點愛心。你今日發出這種怪話。真是聞所未聞。難怪麥君以爲可笑了。愛的真意義。回教裏的人從來沒有夢見過。必定要能設憐惜別人。替人家憂愁。甚至於爲了別人。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才可以算得真愛。古

爾阿尼經裏。那裏有這種意義。

律氏說。這樣講愛心。真沒有價值。徒然顯出自己的膽怯懦弱的模樣兒罷了。

麥氏說。你以為膽怯懦弱。果然有點相像。但是基督教的榮耀。就在這一點。當日基督曾經爲了耶路撒冷痛哭流涕。而且他曾經流自己的血。不流別人的血。替世人贖罪。從來不用權力強逼着世人。然而皈依他的人。幾乎徧地都有。像這樣的胆怯懦弱。真不可及。一千多年以來。步基督的後塵的人。前後相繼。不曾間斷。都抱這個志願。近世李文司答先生和諸位牧師。跑到非洲去傳道。那一個不是犧牲自己。救濟那地的人民呢。就是兄弟也抱這樣的宗旨。倘若能彀引一個人親近基督。即使送命。也是甘心的。

律氏聽了這話。輕輕的自言自語道。你應該受死。做個做戒別人的榜樣。並不是爲救人而死的。忽然又提高了聲音說。爲甚麼說個不了。偏以淌眼淚流血算仁愛呢。罪是什麼。無須研究。總而言之。隨意創造世人的。祇有一位真主。隨意審判世人的。

祇有一位真主。

夏氏說。聽你的口氣。就可以曉得你的心。無非拿真主專一的志權用事罷了。

麥氏說。這種議論發表出來。越見得回教在道德方面。顯出第三個缺點了。就是說上帝的聖潔和人的聖潔。並沒有說明他的真意義在那裏。可惜時候不早了。這個問題留在下次再討論罷。

散會之後。衆人都把這一日所聽見的議論記在心裏。並且互相談話。傅氏向麥氏說。當我起初改教的時候。如果用心在道德上研究一下。斷不至於鹵莽從事。回到改教的原因。本來爲了三位一體的道理。奧妙得很。不容易懂。不如回教一位一體的道理來得容易明白。所以丟掉煩難的。取容易的。

一日。又在談道會開會。

麥氏說。我對於兩教的道理。曾經查考過許多年數。所以我敢直說。回教裏沒有把

聖潔的德性屬之於上帝的。這話並非臆說。有人說。上帝有九十九個名字。聖潔是其中之一。怎麼說沒有呢。但是既有名字。須求實際。倘若翻開古爾阿尼經。細細檢查。怕是越查越遠。叫人心糊塗。不知所云。倘若不以爲然。就請在座回教會友指教。

傅氏說。這並不難。聖者就是高高在上的真主。與尋常人大大不相同。他不能和受造的人往來。

干氏接着說。不但如此。我希伯來人的古聖人。首先用這個聖字。他的命意。原來很簡單。到了後來。纔逐漸添加意義。豐富滿足。查先知以賽亞在異象裏看見真主。同時又聽見天軍讚美說。聖哉。聖哉。聖哉。他一聽見這聲音。就覺得自己心裏一片污穢。不配向前親近。這樣解釋。豈不是比那高高在上的狹義的解釋廣闊得多麼。麥氏說。干君的話。很有見地。我佩服之至。像傅君所解釋的聖字。未免太薄弱了。仍舊跳不出所謂超越萬物之上的窠臼。沒有什麼新的意義。

傅氏說。那又何必多說呢。

麥氏說。須知道這個聖字。有屬於上帝一邊的。有屬於世人一邊的。若說高高在上。仰攀不來的叫做聖潔。說上帝或者還可以。至於世人。那裏能穀昇到這麼高的地位。和上帝並立呢。

傅氏說。難說。我幾乎要詞窮了。

麥氏說。回教向來不教訓世人說。人與上帝相像。所以有難說之處。但是我基督教。相信上帝造人。極像他自己的像。所謂極像。就是說人的聖潔很像上帝的聖潔。

印氏說。傅君拿出萬物高高在上解釋這個聖字。未免太過於性急。不曾細細着想。獨不曉得聖字的意思。必定包括道德仁義在裏面的。倘若祇認那巍然無上的爲聖。那末道德裏面的廉節公義。祇有世人有。真主沒有。還能穀獨稱真主爲世界萬善之源麼。

葛氏說。我說真主所斷定的事爲惡。教人受禍。所斷定的事爲善。教人得福。那末。真

主的聖潔。他的意志是要人從善。不要人從惡。這就是他的善。

麥氏說。這樣看來。越發顯出你是從片面着想。究竟離不了權力的意思。果然像你所說。上帝對着一件事情。決定了意志。使用他的全能之力。使他成功。說來說去。並沒有道德的觀念。如此解釋聖字。未免太遠了。

密氏說。解釋這個聖字。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實在的真義。不獨我一個人是這樣。凡是回教徒。都是這樣。

麥氏說。證明回教道德上的缺點。再沒有比這個更大了。我們倘若不曾見到上帝的聖潔。徒然稱頌他的虛名。那能發生愛慕聖潔的心呢。教中已經失掉了聖潔的根源。教徒怎樣會有聖潔的說話和行爲呢。祇有基督耶穌和他的門徒。都仰慕聖潔。好像飢者想食。渴者想飲一樣。現在皈依基督教的人。沒有一個不是這樣的好。像上帝特爲在我們世人中間顯示他的聖潔似的。

夏氏說。還有一說。讓我來說給你們聽。回教裏拿真主對待善惡爲聖潔。和專制的

宗旨有什麼辨別呢。倘若凡事都是真主安排的。那末。怎能擬定人的罪名呢。既然決定這事爲惡的是真主。教這個人作惡的也是真主。那末怎樣還能把震怒和刑罰施在人身上呢。這種錯謬荒唐。可算得達到極點。

麥氏說。不止如此。還有更甚的。要曉得凡相信這話的。一定沒有痛絕罪惡的真心。既然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決定所安排的那又何必痛絕他。上帝那裏還會得震怒呢。

哈氏說。諸君議論真主的聖潔和人的聖潔。怎樣相關的地方。大家辯駁不了。叫人氣悶得很。其實沒有什麼煩難解決的。況且這層道理極淺。容易看出。如真主決定某事爲惡。世人若犯了這事。必定要受今生或來世的罪。這便是真主命令的聖潔。我們因爲怕受罪而避掉他痛絕他。這便是我們道德的聖潔。除此以外。還有什麼奧妙的道理值得辯論呢。

麥氏詫異說。爲什麼抱這樣卑劣思想。存着這種心思。只想貪圖賞賜。免掉禍殃。何

嘗是誠心愛慕聖潔。痛絕罪惡。專一求和上帝的聖潔相符合呢。最好是依着良心。憎惡罪惡。是怕犯罪背逆上帝。並不是爲想避免什麼。

哈氏說。良心是什麼。真主的性是什麼。我的罪惡。怎能使真主受着影響。而且真主絕不被外界的事情搖動。無所謂傷心。況且傷心這句話。老實說就是憂愁。說真主也有憂愁。豈不是和褻瀆神道一樣麼。

麥氏說。你相信上帝也會震怒麼。震怒和憂愁。都是被外界的事情所動搖。

哈氏說。所謂震怒者。也不過是句譬喻的話。就是說真主不施恩惠的意思。其實真主一點兒沒有容心的。倘若有了容心。就軟弱了。

麥氏說。上帝施恩惠。或者不施恩惠。他的理由在那裏。請你說給我聽。

哈氏說。誰能去問真主。真主的作爲。是獨斷獨行的。

麥氏說。據你的答語。越顯出把上帝看做專制的定理。像石頭一般硬。像冰塊一般冷。沒有善德。沒有感情。總而言之。你的上帝。沒有一樁事情和基督教的上帝相同。

一個是教人見了害怕。不敢親近。是專制嚴厲的皇帝。一個是慈愛溫柔。一片婆心。是聖潔可親的慈父。

夏氏說。還有一說。倘若世人因為有一個專制不可測度的命令。纔能辨別善惡。那末。不必以聖潔為應當愛的。不聖潔為不應當愛的了。推而言之。假使命令說善的。應當罰。惡的應當賞。也未嘗不可以。試問哈君。能去質問真主麼。

哈氏說。是的。就是拿惡的當做善的。拿善的當做惡的。也不可質問真主。更不應該歸咎真主。

印氏說。這種思想。可算奇怪極了。這就成了回教神道家的一種特色。雖然問問自己。究竟和良心合不合呢。

麥氏說。這是回教的大綱領。查他的本旨。實在不承認罪惡是要素。不過說罪為不合上帝的性。不遵他的命令罷了。雖然有時作惡的結出苦果。但也不像那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他的苦果。好像寄生植物。並非從本根上產生。是附屬在那樹上的。不

是說作惡的便不能另外結別的果子呢。回教中論善惡叫做嘎拉利、嘎嚙。把他的意思譯出來。就是准許和禁止的分別。好像一國之中。有一個皇帝。作威作福。順從他的生存。違背他的死亡。並非從一個聖潔沒有污點的出來的。和基督教經所說『我是聖你們也應當聖』的寶訓迥乎不同。從前我屬回教的時候。也有這種見解。來辨別善惡。把這命令當作國王治民的諭旨看待。以為犯了命令。因為背逆了他的意旨。必遭管轄我者的震怒。有一天或者改變了命令。便可另外換了方針。說到凡作惡犯罪的使上帝心裏憂愁的一層。翻遍回教經典。並沒有這種道理。這樣世上相信陳腐舊說的人。不能實行痛絕罪惡。羨慕聖潔美德。又何足怪呢。

哈氏說。當僕役的人背逆他的主人。世上的罪。還有比這個再大的嗎。何必說了又說。我的話已經說完了。

麥氏說。背逆的罪。果然上通於天。不過所違背的。是不服一個主人的苛律呢。還是不服一個父親的慈訓呢。

哈氏說。何須多說呢。自然是因爲背逆上主的命令了。我們所謂父。所謂愛。都是出於人心的幻想。豈不怕褻瀆了真主的尊榮麼。

麥氏說。今天開這個談判。使兩教的真諦越發覺得鮮明了。我恭恭敬敬的說兩句話。做個標誌。回教的真主。是專一理權。基督教的上帝。是純全仁愛。

